



西南遊日記十九、雲南

番禺蔡乃煌捐

二十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勃、北  
向仍行溪西、一里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沸橋下甚急、為  
四十里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及為蒙化  
屬、蓋橋西為趙州、其山之西為蒙化、橋東亦為蒙化、其山之東  
為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如行溪東、傍點蒼后麓行、七里有  
十數倚東而庠、夾路成巷、為合江舖、至此始望西北、峽山橫裂、  
有山中披為隙、其南者、予所从南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  
來、漾漫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

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尚深嵌西北峽中、此舖所見、亦止南來一溪而已、出舖北、東山餘支垂而西、夾路北逾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即二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崩者四里、始兩有小流、自東北二峽出、既而盤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橋亭跨之、亭已半圯、為亭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為最大、亦西南合于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寔三流不止、漾水、漢水而已也、从橋西、北逾一小崩、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漢來、經此即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泮山而下瀾滄江、路其湖東岬行、

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邐西南、盡于順寧之泮山、北一里、有村夾而成巷、為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詩也、題云石門近在橋左、因矯首東望、忽雲起送、圻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峦疊映、雲影出没、令人神躍、急呼碩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反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即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為居、停主、乃東向、从小路、導予、二里、抵山下、過一村、即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

性嚴、坐予小閣上、摘蟹豆為餉、時予欲登山、僧云玉皇閣踞峰  
而上十里、且有二洞之勝、須為明日游、今元及也、蓋性嚴山中  
事未完、既送予返寺、遂去、且以匙鑰置予側、予時慕石門奇勝、  
飯、即為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膝、竟不擇道也、一里、  
見大溪自石門出、溪无路入、乃下就溪中、溪多巨石、多奔流、亦  
无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躡蹻、駢削萬仞、相距二丈、其  
頂萬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从其脊、一刀中  
剖而成者、故既難為陸陟、復无从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及  
从路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从以入、將及門下、又渡溪北、溪

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  
下、叢篁覆道、分為二、一東踞坡登、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  
溪、水正从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拒流、亦為二道、囊之而下、  
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搗隙、為懸雷形、  
而勢甚束、皆高二丈、二旁石皆逼削、无可上也、乃上就東歧踞  
磴、已又分為二、一北上踞坡、一南凌石、乃先就溪凌石、大如  
萬斛之舟、高汎溪中、其根四面皆湍波濛濛、獨西北一徑、懸磴  
而上下、瞰即珠簾、所以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二崖、劈雲削翠、  
高駢逼、直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上就

北岐踞磴，始猶藤箐蒙茸。既石崖聳突，路漸窮，循崖南折，飛崖  
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即石門之根也。雖猿拔鳥翥，不可度  
而入矣。乃从舊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始憇而  
草紀，而為明日遊。

二十二日，性嚴束火負鎗，摘豆裹米，令僧僕舂携，乃从寺后東  
向東登，一里折而南，循山腰上，又从峡折而東，二里从峡盡處  
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岐，一東上者為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  
一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  
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神往，獨所踞崖端危險，不

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內，峡仍逼束，水自東南嵌  
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峡門，而玉皇閣踞其  
上，尚不可遙望得之。于是緣崗脊東上，南與峡別，轉而東北上，  
一里，坳中有頽垣遺構，為玉峰寺，玉峰者，萬曆元年所建，藥師  
乃其下院，性嚴即其后嗣也。其后又有極樂菴，从其后轉向東  
南上，二里，又與東峡遇，乃緣支峡東向行，古木益深，一里，支峡  
東盡，乃南度其上，復北轉，得玉皇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峡  
僻而逼，初叙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  
僻俱頽，后閣之西角將仆，蓋岌、矣，乃循舊迹下，三里，路絕崖

款、无从懸墜、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岐、且峻崕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无棘則流圯、方徘徊間、雨嵐大至、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樹叢不可見、乃盤箐之上、腋二里、得石崕、于是扳隙墜空、始无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一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崕之中、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濶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三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崕、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攬翠、俯掬羣流、令人有

杳然天別之想、時雨已霽、由舊路折而北下、三里、至玉峯、由岐下北壑、折峽度塢、一里、得蒼椒石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亦浮二丈、上下亦離一丈、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皆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塞之、祇西門西向、置佛于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无壁、若以窳洞者窳樓、則洞與樓二全其勝矣、其北又一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中、若為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栖真之地、龕中俱用俱備、而寂无居人、戶亦設而不閉、予媿行脚不能由此為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

所由者、北六里、返藥師、  
二十三日、為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予書而后朝  
食、山雨大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止、予換草屐、僧披毡送之、出  
藥師殿門、乃北一里、涉一枯澗、自東北出山麓出、下嵌甚深、  
既渡、西北上西逾之坡、一里、逾其上、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漫  
之水、从其中東注之、西一里、山南有十數家當大路、為漾漫驛、  
別僧、西存溪北田塍中、一里餘、北界山環而南、挹水直逼南山  
下、是為硤頭村、亦又有一二家當硤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踞硤  
嘴而西、二里、路折北、復開南北塢、于是依東山西麓北一里、抵

漾漫街、居戶夾街、臨水甚盛、有鉄鑰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水  
架長橋當街西跨下流、皆渡漾漫之水、而水梁小路較近、按志、  
劍川水為漾、洱海水為漫、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舖北  
二十里、驛去其北十二里、止當漾水、與漫水元涉、何以兼而名  
之耶、豈漫水非洱海、即點蒼石出之別耶、然予按水出麗江府  
南者、皆謂之漾、皆共發源于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  
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于九和、劍、經川、別而南  
流、故曰漾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統志、又稱為漾漫  
條、此又與勝倫同名、亦非漫字之一徵矣、乃就木東、買蔬米、由

此渡不及北向鉄橋渡、其中覺湯、西向有一峽自西來、為水  
午道、望大塢北去、亦一里而分為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  
始行塢中一里、上有一二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  
嶺之始也、為白水鋪、由此循南坡西上、由坡中折而向西、迴眺  
東之嶺點蒼、東北之鳳羽、及愈近、然所臨之峽在南、更西踞坡、  
迤邐而上、四里、有捨茶寺當坡嘴中懸、就而飯、由其後西向、又  
一里、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二里、有村當嶺之脊、為  
橫嶺鋪、之西、遂西踞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坳之脊、其坳  
夾隘如門、透其西、即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以西流者下、二

里、路轉向西、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由北流而東入漾、別上  
流者、南一里、其峽中平、而水分南北、始知其脉由北峽中、自西  
東度、其上所逾夾隘、乃既南而北、突之峰、非南來之脊也、蓋北  
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峰、由其  
北而東下者為橫嶺、而東盡于白水、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挾  
碧溪江、西挾勝倫水、而盡于二水交會處、是其脉不甚長也、从  
峽中南一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三里、隨  
流南轉、始循東崖下、既渡其東、又涉其西、四里、有水自東峽出、  
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



而西循岷下、南出隘、稍上坡、二里有數家依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二崖愈峻、一里、度之、又渡溪、東有一二家依東岷下、為太平舖、乃宿其樓、

二十四日、昧爽即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岷、漸上、四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峰、西行、路轉于上、溪轉于下、西一里、有村、西倚北山坡、岷中、廬舍甚盛、為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也、遵北坡、从峽流西下、九里有山橫截其西、乃降而逼其下、見有溪自北而南、激橫截山之東麓、太平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處、為勝脩

村、此北來之水、即勝脩江也、盤村坡、溯江而北、一里、陟亭梁、度崖、江流差大于洱水、而不及漾、漫其源、發于羅武山、下流達于蒙化、入碧溪江、由其西、折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岷峭甚、二里、又隔江與勝脩對、南三里、有小峽、自西來、截之、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盤其南突之嘴、水从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从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下、坳墜而來、又有山、从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脩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起、峽而度其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而下循其西、坳、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即勝脩所破、峽之西

崖也。一里折而南。又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本小流循南垂西向入一里。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為黃連堡。始知此小流即雙橋河也。漸轉西北行崗上。二里。其下峽自北來。乃下度峽中小橋而西北。橋即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塢中。從橋西踞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峰。又上坡。西逾崗脊。是為觀音山脊。從嶺頭盤旋西北。一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涉西來之脊。南北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西下。樹木深翳。又下。又過脊。八里有十數家。倚北坡。夾道而居。為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

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哨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无居人。此處松株獨茂。涖山蔽谷。更无他木。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東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踞磴。甚大。數十盤而登。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于松雲翠閣。是為萬松仙景寺。后有閣曰松梵。朱按君泰禎所題。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曲折上躋。登嶺頭。一里。西過一脊。以為絕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上一里。踞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西一里。穿峽而入。有一二家。散處峽窪中。皆以木皮為屋。木枝為

辟、為天頂鋪、先是土人稱為天井、予以為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問所云井者、亦竟无有、巔頭之虛、以非常站可所歇、強之后可、既止、風雨大作、冷氣逼人、且无从市米、得麩為餅而啖之、臥、

二十五日、昧爽、起即行、霧蔽山頂、茫无可見、西向稍下、二里、山峰簇立成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路从之、南行峡中、一里、折而隨峡西下、峡南已墜、壑盤空、窈然四出矣、西下有哨房、當坡而上、虛而无人、其北又一峡自南下、與南峡會于坡前、路盤坡而北、渡波北澗、隨北澗西下、四里、過梅花哨、于是南

北二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二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峡中小水、从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一里、抵永平之東街、其處東西二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廻環之兜、南為其夾門之峡、相距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即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狄畧去、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有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乃从銀龍橋市蔬米、从橋東小路、

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澮、隨之南行、塢中、與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七里、有溫泉、當在平疇之中、西廂為官房、東廂則由浴池在焉、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炊飯、酌而入浴、畢、乃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一里、即蒼橋道、由其南向逾嶺、為爐塘道、乃即从塢中南向二里、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即蒼橋之水也、度橋而南、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由其前東轉、一里、為后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踰橋上坡、東南路一里、折而東、陟其巔、从巔上誤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由坑

西轉、又二里、轉而北、仍出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仍過嶺上、誤處、乃竟崩峽而東、一里、有峽直東者、為銅鑛廠道、東向踰崗、坳者、為門檻爐塘道、乃折而从東南、稍上踰崗、一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岬南行、豁岬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也、雷雨大至、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梁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村當西山之下、東向臨江、為門檻村、下跨江之橋、為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闕之當其前也、宿于村家、

二十六日雞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岨四里南至全路有溪自西  
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家下縮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  
江東折于下路東折于上東向上者一里盤北突之坡而東江  
又南折于下路南折于上南折處又一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  
之江對或以為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  
循江西嶺南向下四里折而西南下緣江岨已又南折二里出  
峽之稍開見田塍有二三家倚西坡為稻塲山行至是始有稻  
畦故以其名其江之東南坡中亦有居廬其下六環畦塍亦稻  
塲之屬江流其間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

緣坡上至崩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對于是緣峽西入遂與江  
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岨平坡入之一里降度峽南循南崖  
懸踏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逾北突之崗循南坡而西有坑北  
下橫陟之西二里乃臨其東南度脊之東水下稻塲南峽中  
西南水下爐塘而南从脊上即西望崇山高聳穹上聳圓頂者  
為宝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墜者為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  
拖峽者為爐塘所依予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又一里度小橋  
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道一縷二旁時環畦如栢  
棧三里上陟西崖而下一里有一旁峽自西北來南涉之沿西

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踰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烟板屋、擾于內、東南嵌于峽口者下廠、西北綴于峽吻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从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豎喉、其墜甚黑、即挖礦之舊穴也、从其上西一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二歧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肆多賣漿市肉者、予以將登寶臺、仍齎食于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仄、止通一水、得无他途、然山雨傾注、如納大麓、不免淋漓、二里、漸上、愈大、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問之、曰芭蕉根也、

以餉猪、峻上一里、見芭蕉崖、蔽有掘而偃者、即挖根處也、其處樹箐深宵、山高路僻、幸有炭駝為指迷、又上一里、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西南去、以之行脊上二里、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亦為二歧、而所望寶臺圍頂、似在西南隔嶽、乃誤下、从峽西南一里、度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二里、盤北突之嘴、又西南入峽中、溯澗一里、路漸徑、見澗有燒山者、呼而問之、乃知其誤、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从、惟聞隨水一語、即奉為指南、乃東北返盤嘴處、澗乃北折、遂緣坡北下、有歧自東南來合、即前分歧之正道也、循東崖又北、復隨澗西轉、循北

北崖西二里、見前峽稍開、有村依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二里、抵其村、為阿栢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于此寺東向、而其正寺、在臺頂之南、尚當从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寺、為立禪師所建、自大寺災后、名流多栖託慧光、予至、日猶下午、僧固請止、乃留寺中、

二十七日、飯于慧光、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岫、乃窺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岫西餘支、北轉而環于慧光之前、踰坳南、

南山前轟、與坳東橫亘之頂、排闥二重、又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而下、不見底、距瀾滄于外、而南為之塹、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瀾滄北岬而西行、為寶臺南郭、于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度江坡頂、而北盡于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窺寶臺自爐塘西南、亦折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為寶臺、西面與西度北折之支、對夾、而為慧光、此寶臺中路之勢也。其內水二重、皆折而北出、其外大水、送兜、獨南流而東繞、此諸流包絡之象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

山脉自羅均為鈎之根柢、博南丁當關、為鈎幹之中、正外與鈎  
端相對、而江坡頂即鈎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鈎曲之轉折處也、  
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為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垂  
盡處而后去、沙木河、源从南山東峽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  
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后出、二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  
逆、環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  
南而北、為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滌之概也、从嶠南、東轉、下臨  
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二下二上、三里、東至萬佛堂、  
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殿俱南

開、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蒼、樹、  
極高大、蒼、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凡十二片、每二月則未葉  
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湧出、  
乃石笋也、其南嶠中、有一陝西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奧  
阻、曾无至者、自萬佛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溪峽、上躋層崖、竟  
日而后能往返焉、由萬佛后北上、半里、即大寺故址、時川僧一  
葦、同慧光僧翠峰、來訪川僧了凡、時了凡从靜室中、暫移萬佛  
前樓、予同往賂之、了凡因曳杖前引、循北崖東向行、盤磴陟坡、  
路極幽峭、而過小靜室、二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竹密、



五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必大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圓穹之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凹、復小起圓阜、下臨深峽之北、而室則正臨其凹處、橫結三楹、幽敞二倫、此室臺奧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為禪語、予旁叅之、覺凡公禪學宏貫、而心竟未融、蓋公叅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飯後、雨至、下午乃行、過寺基十里、返慧光寺、二十八日、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古寨、由其西下、二里、越東來

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盤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古北、即二澗合而北統之峽也、一里、越西突之坡、循東坡西北六里、墜懸坡而下、及澗、隨澗東岍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依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為田、北二里、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舊爐塘西來之道、阿古之澗南來、此與之合、為三岔溪、于是其峽轉為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岍西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从南北轉、而界瀾滄于外者、為此塢西山、从西岍北折、而挾慧光寺于內者、為

此塢東山、東山為三岔西出為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  
壚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陂陀  
襍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岔溪水、合流北去、是為沙木河上流、  
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  
轉、行東村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嚙東山之麓、路緣崖、其  
上、北二里、逾馬鞍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  
直北而踰其嶺、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為平川、水與  
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村依東山下、曰狗街子、依西  
山下、曰阿夷村、東山乃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

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四里、而沙木河駟之西坡、自丁關西突于  
川之北、與西界山、秦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  
涉水、緣西崖之上三里、北下及溪、有梁跨溪、東來者是為沙木  
河驛大道、其梁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予南來路、經橋西、不逾橋  
也、飯于梁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一里、于是北塢稍開、田塍交布、  
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峽、入蘭澹、路盤嘴西、又一里、為灣子  
村、由其西循塢南入、三里、峽窮、復遵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  
二里、陟崩脊、此即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崩東望、東界即博  
南山、其所从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即沙木北注蘭澹、而

此支所北盡者、其外有崇峰另起、橫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窰山、為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磐據而為亂處、西望則重峽層峽、其下逼簇、不知蘭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晉濟菴橫跨嶠中、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謂江波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獨流一線、繞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萃嶺、上截雲嵐而下、嚙江流者、即羅岷山也、蘭滄江自吐蕃嗟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北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為撾龍江、入交趾至海、由嶺南一里、曲折下、其勢甚陡、迴望鉄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

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東崖下溯江北一里、至鉄鑽橋之東、先臨流流閣、鞏石為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閣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瓶橋者、鞏閣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峻削、无路可援、蓋東西二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于其北、土石相交處、其橋于北盤江上、鉄鑽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濁、第北盤有奔沸之刑、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澌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東而與以北盤為擬也、北盤橫經之練、皆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

高紉二崖、中架二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紉之夾絡如  
机之織、綜之提焉、于是出鞏關、循羅岷之崖南向、隨江而上、五  
里、為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麓而居、下臨蘭澹、其處所上猶  
平、故以平坡名、从北則踞峻矣、時日色尚可行、而負僧苦于前、  
遂止焉、

二十九日、具食、平明、即曲折南上、二里、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  
石、于是滄江東南从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入、西一里、石崖轟夾、  
有水自夾中墜、从左崖棧木橫空度、即北向、疊磴夾縫間、或西  
或北、曲折上躋、其峻、二崖夾石如磨、中垂一雷、水搗石而下、磴

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爭道躍壑、兩不相遜者、夾中古  
木叅霄、虬枝懸磴、水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板陟之苦、亦  
不知為經行之道也、上二里、有寺夾道、道者居之、乃山達關也、  
由其后西上、路亦為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一里、而  
合、遂凌石峽上、予以為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淙、由峽中來、  
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大、其內平、登其大處、回望嘗東山之上、  
露出層峰、直東而近者、乃狗銜子沙木河驛、后諸脊、所云博南  
丁當也、東南而遠者、宝臺圓穹之頂也、內平處、有二三家當峽  
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泐澗而南、盤南峰之

腋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圓、下墜如城、四山廻合、于其上、底圖整如鏡、得良疇千畝、村戶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蒂裡、又現此奇境也、是為水寨、先是聞其名、予以為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線、墜空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為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矣、循窪東稍南上、有戶夾道、為水寨舖、又南隨峽坡東二里、逾一東坡之脊、脊二旁有數家、脊南水猶東南下、蘭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下皆伏、于是東望寶臺、知蘭滄、扶其南去、南瞻蘭滄

西岸、群峰樵沓、已下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時當在永昌府、入邛悶人望、

名仲并晤其弟知愿、名仲

西南遊日記二十雲南

已卯四月初十日、聞知願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予飯已久矣、乃以衣書等物寄陶道、上午、上南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來峽所出者、南五里、有巨石梁跨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一里、坡間樹色頗似吾鄉櫻株、而不見水火齊映、樹一、二家結綳樹下、油碧輿五六肩、乃婦人之游于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為何樹也、又一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繞來、登其上、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一丈、隨東堰西南二里、

堰盡山以堰西南環而下、有敎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二里、又有十家依西山之下、山又環其南、是為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折、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為卧獅峰、乃西南嶺中、山形再跌而下、其石峰、石崖盤突、儼然為狡狴之首、下峰頗長、則卧形也、于是以村南過小橋、曰卧佛橋、過橋、即西折、从小路上坡、一里、从坡坳中渡小水、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膝之中、涉澗、西上探洞、門東向、高穹二丈、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一丈、乃西北折而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聞秉炬入溪、一里、姑

俟歸途、携炬以窮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過突崖、下腋、透脊而西、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挨突崖脊、下搗其崖麓、无穴以洩、水沫淋漓、然前所渡芭蕉前水、即其透崖瀝峽而出者、从水上循嶺南轉、踰南坡之脊、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元水、南坡大道、則右窪中西南上、而予所从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踰二脊坡、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為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也、南坡涉窪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瀦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得窪底鋪、五六家在坑峽中、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无滴水、隨窪西下、抵

大山下、又南行窪峽中、又得東墜之脊、南塢稍開、于是小圓峰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離立、圓峰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轉峰腋、東南上、盤而西南、則南北二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繞、中夾成峽、甚深、路逾北支、以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箐墜其下、西二里、西下箐中、有一二家當箐底、為冷水箐、西向隨箐上、過一脊、乃从西而東度之、脉也、脊南見群山皆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逾崗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為油鞏閼舊址、其西即墜崖西下、下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

轉、一里、踰嘴而西、北盤其餘支、三里、得一亭梁、跨二峽中、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滴、橋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即覆盆子也、色黃、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于西、一橫于南、而蒲縹之村、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鞏南下之支、橫度為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羅岷而西入潞江焉、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二里、過蒲縹之東村、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西一里、宿于蒲縹之西村、十一日、雞鳴起、昧爽行、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隨溪而北、



漸高而陟。陟八里，為石子哨。有家當西山之東北隅。北二里，乃盤山西折，有峽自西而東，合于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花紅成畦。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几。有數家當峽而居，為落馬廠。度峽北，又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自南而北，度起為峽北之山，而北盡于羅岷者也。逾脊，西行峽中，甚平。路南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有一二家，依北山而居，為平大坂舖。从其西下，一里有亭橋跨澗。出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有數十餘家當南之峽，為灣子橋。山至是環聳襟脊。一澗自東來者，

即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墜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木梁架其上，度之，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有水从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二崖，夾成一線，俱雲摩夾。日溪嵌于下，蒙箐沸石，路緣于上。鑿壁據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合愈大。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一里，盤西盤北折，路皆鑿崖，棧木一里，復西向緣崖，有碑倚南山之崖，曰古盤蛇谷。此險真冠滇南也。碑南漸下，峽亦漸開。西一里，北折下坂，又折而西，有木梁橫澗而北，乃度。循北崖西一里，逾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開，水盤

南壑路循北山西下三里北山西新路乃从坡西折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有崇山夾立知潞江在其下而不可見南二里則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折而南去乃南下坡有一二家依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館焉乃登舟下午放渡而南江倍于蘭滄則二江正在五伯仲中也其江从北峽來注南峽去云東與蘭滄合又云从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為四寶之一以為度之亦以為獨流不合者是予坐舟中權流久之亦烏覩所云瘴母哉渡南涯見涯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趨其下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甃其中高與幹等幹跨而絡之西

北則幹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幹跨而石出幹與石以連絡為一不可解也亦窮崖一奇也乃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窈峰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岬有居庐當峰而居乃磨盤石也望之西十里稍折而南有村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乃从村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崖西入南涉而逾一崖一里从南崖西上其大曲折盤崖八里而不上凌峰頭即所云磨盤石也百家倚峰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為大田禾芄焉

十二日昧爽出門有公館在村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

大川已棟秧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乃由盤磨石西南上、二里、逾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東向、出安撫司下、峽底無餘隙、聞水聲潺、在深筍中、峽深山亦大、藤木蒙樹、猿鼯畫歸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一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濶一丈、土人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折而北上、岬旋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為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峰南、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中、為蒲滿哨、蓋山脊

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即安撫司后峽之上流也、由蒲滿西下、一里、西抵尖峰、踴級數折而上、二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由夾崖中曲折上、二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外、登其脊、行脊上二里、有一二家依北脊、為瓜水關、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為潞江安撫司后峽發源處矣、南轉西踰崩脊、磚砌鞏門、跨度脊上山、其關頂已中稱、此即關之分水者、于是西下峽、折而南、西上穿峽、逾脊五里、為新安哨、由哨南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崩夾、屢上屢下、十里、為太平哨、五里、為小歇廠、五里、為竹笆鋪、直下三里、為茶菴、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盤膝

為田、其下即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  
甚沸、西崖削壁、插江、東則平坡環騰、行騰中、三里、抵龍川江東  
岸、溯江北、一里、有鉄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  
法一如蘭滄之鉄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踞級南上、一里、  
為龍關、敎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權負販者、西向平上、四里、宿  
于橄欖坡、

十三日、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坡西上、  
二里、从嶺上平行、一里、忽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不峽中、有五  
六家當峽而居、為赤土鋪、其村當西面排簇層峰之麓、東與橄

欖、夾而為岫、村西有亭梁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  
橋名建安、由橋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乃排簇峰東南  
分支下者、又折而西、一里、有菴施茶、當脊北向而踞、為甘露寺、  
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蹙路越之、西向下峽、中有水自北  
而南、又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予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一  
里、从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西二崖、皆从排簇層峰分支南下  
者、西崖即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  
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北合于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  
北行峽底一里、水分二道來、皆細甚、从西坡踞峻上、北穿嶺夾、

一里透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墜、峽西下、路从峽端、北轉而西、有教家依北山之下、為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層峰、崩脊之西、飯于崩哨、西向下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又北上坡、有一二家當山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端、其遙、襍植有樹于中、為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一里、峽端有十二家當端、而居、為芥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村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艷奪目、若以為家植者、由村西又上坡、一里、轉峽而平行頂上、三里、乃出西崩之端、下望其望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村、交映其中、其塢大如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

比他川之沿溪成峽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平行、其下平、二里、有坡脚村、當東山之麓、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為案、與同崔姓者、連啜二壺、乃行、西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又西北一里、有村曰打雷田、其東亦有小水、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是溪東田窪間、土皆黑墳、土人芟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色、上而色則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中、曰土鍋村、皆燒土為鍋者、于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為東街、又一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為衢者也、騰越州城之南門、

即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元、而此中又迤西所元、乃稅于大街東黔府官舍、

十四日、蚤雨、命碩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

碩、下午、予往碩而潘出、乃返、作紀寓中、暮、同行崔公挾過酌于

市、以竹實為供、竹寔大如松子、肉圓如蓮肉、土人煮熟以賣、既乃投壺命酌、月上而

返、水輪皎然、

十五日、晨往晤潘、勸无出關、上午、潘餽酒肴、下午、店中老人、

亦來勸予无行、先是予以阮玉、灣書畀楊主人、托其覓其同行

者、主人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皆勸予斷、无即行、

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甯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公將又來、且入

內、同之入關最便、予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憑眺、竟

鬱、而臥、

西南遊日記二十一 雲南

十六日晨起候主人飯欲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乃以竹箱衫毡寄楊主家挈輕囊與碩僕行从南門外循城西一里過新橋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過此流南去即所謂大盈江矣予既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為珠玑山亂箭哨之來道逾其南脊南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為擂鼓山南為龍光臺為緬箐道為水口西夾直北者為上千崑山亂箭哨之脉从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為來鳳山州治之脉从之北度又西突保祿閣為水

口東夾、城西南為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為跌水、岷城東南  
東北俱有廻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脉、而東北獨伏、有高山  
穹其外、即龍川江東高良黎貢山北來之脉也、城西北一峯獨  
聳、高出眾峰為龍嵒山、乃北來介脉之統會、從此直南、為筆峰  
為宝峰、為擂鼓、而盡于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為猛蚌、從此東  
度、為上千峩、低伏而東度南起、為赤土山、亂箭崩、南下西轉、為  
羅生山、支介直北者、為球琤、峙州東而北、盡馬邑村、支分由西  
而南者、為來鳳、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  
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

亂箭哨、北流、西出馬邑村西南、至城東北、一出龍嵒山、瀉為海  
子、流為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而為一、是為大盈江、由城西  
而南、為二橋、墜峽下、搗其深十丈、濶三丈、下為深潭、破峽西南  
去、經和尚也、又名大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  
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隴川緬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  
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  
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哈守條、自西北而東南、一曰神護、二曰  
南而東南、一曰鐵、二曰石、三曰銅、四曰天、五曰漢、六曰龍、七曰  
自神護而出、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馬、八關之外、  
通猛密、有宝井、自漢龍而出、為東南路、通木邦、出  
邦、洋布、自鐵壁而出、亦為南路、為緬甸阿瓦道、遂分華夷之



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為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為南牙江，西南入干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干崖北，為安樂河，折而西，一百里，為檳榔江。至此蘓蠻界，注金沙江，入于緬。過新橋，西一里，有歧，西北行者，為烏沙尖山道。有歧南下者，為跌水河道。予聞其勝，乃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一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梁下流，从橋西南上坡，一里，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澗，丈五，左駢，右齊，湧者，澗四尺，右嵌崖，分趨者，澗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

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脊規，但此岬更近而逼，从西崖，透南岬，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洒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蒼雪片，土人所謂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當易，早為是，用雨字，則疊床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嵌流峽底甚深，因下陷之，有屋二重，在夾壑中，乃王氏水春也。又上西岬，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為龍光臺，上建闕帝殿，迴盼久之，又下西崖，甚狹，東即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疊礁，亦水春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即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以出，細瞰之，水从脚下透穴出，南分為二，一从大道南注，一入巨石下。

入夾坑之屋為春。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六丈，駢峙北來，濶一尺，而高二丈。水从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三丈，南至出水之穴，上連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之峽，从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从岷上，踞西峰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為毘盧寺。由其西二里，抵擂鼓尖峰下，見有路踞峰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宝峰大道尚在北，乃橫陟田間，得大道，隨而西上坡，西抵擂鼓之北，當西北從歧上，予誤从西南一里，踞峻，漸轉南陟，又向擂鼓行一里，心知其誤，西逾崩脊，望見宝峯殿閣，在西北崩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二重，其

下甚深，皆从西南崩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路上，與踞坡西上，从峰脊折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遂西南上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之，乃西北度脊，北路分為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板崩，一里，再逾崩陟脊，二旁皆東西下，過北路，分為二，如前，然東北者，犹非宝峰路，高隔一箐也，乃又西北上頂一里，踞其最高處，東俯城，州東塢，西俯我隴南塢，皆近矣。此脊下，而我隴之田，又有高峰一重，自此而南，夾我隴之塢，南出緇箐，而與大蜀之江，合而南去，乃从西北下，甚大一里，就夷，隨東箐北行，崩脊半里，路交十字，一

从南直北者、皆行其脊、一从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  
 寶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  
 扳枝足无粘步、下二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靈亭三  
 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箐廻坡、咫尺縹緲、  
 殿西廡為黃冠所栖、予置行囊、令頌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  
 道分為二、一從右下危坡、一从左轉深箐、予先从箐下、一里、右  
 頽崖中一亭飛綴、八角重櫺、高倚懸崖之上、乃叅戎吳公蜀人  
 名蓋臣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又下、緣箐一里、南折、仰見亭下之石、  
 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

无纖紋、惟交附處中垂一線、濶一尺、鑿級其中、仰之真如天梯  
 倒掛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五字、叅戎筆、其下一軒跨  
 路、貌靈官于中南瓣側、有尖突聳、其下玉皇閣依之、環騰多土  
 山、獨是純石崖、危穹夾箐之中、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  
 无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為梯、嵌夾石間、北下四丈、有石坊當其  
 前、大書曰極懸崖、从此北度東下之箐、又上北坡、一里、則寶峰  
 寺當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  
 微、固不如玉皇當眾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居尼  
 也、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之道、而此獨反之、已復

下箐中、珥太極崖、過北瓣下、以一線之級上、其級大甚、几不可  
由趾、幸二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上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  
曲折為梯、又三十級抵虛亭間、予擬眺月于此、以擴未舒之  
觀、因拭卓作紀、令碩僕奴汲水太極下箐東以饜、二黃冠止之、  
以飯、予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及暮、月色全翳、卽道謂虛亭  
風急、邀予卧其榻、

十七日、予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憇其中、以囊中存米作粥、令  
碩僕入州寓、取貴州所買綠紗、將粥鬻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  
八里、碩奴去不遠、抵下午、餒甚、胡道飯予、既乃碩奴至、紗仍不

携至也、

十八日、綠紀于虛亭、先夜有虎从山下齧叅戎馬、叅戎命軍士  
搜山覓馬、四峯瞭眎者、响聲相應、二箐覓搜者、上下不一、竟不  
得虎、

二十一日、別卽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崖、其處若橫北箐而上、  
一里、達寶峰寺、乃从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又度北箐、月之  
下、峽从環崗大道、半里、北上宝峯寺、問道于尼、引出殿左峰  
頭、指山下核菴園、直北為尖山道、西北登嶺、為打鷹山道、趨打  
鷹、于是東北下坡、抵坡北、半里、有教家依西山麓、為核菴園、

其西北有岫頗低、乃寶峰之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有小溪東注、踰之一里、乃西北登坡、四里、踰坡脊而西、名長坡、西一里、乃轉而北、挾西峰而循其北、又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嶺之東、度為筆峰巖崿者、南下、即野豬坡之南、出為鴛籠緬箐、蓋皆以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岫中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以北踰坡、誤以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為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峰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峰、亦不見路影、乃踣棘披磔、直上三里、霧氣襲峰、或合或開、上又二里、得亂坪、小峯環壑中、多迴壑、竹叢離布、見有撐架教柱于北峰下者、以壑

中趨之、无路、柱左有蓬一舍、僧寶藏遊入其中、云開山緣起、因與予遍觀形勢、飯后、霧開、欲行、僧由止一宿、予乃从其后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又下、大山自后迴環之、上起二峰、而中凹、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聳、以頂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峙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壑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為中案、南墜而下、復起一峰、為前案、東北下者、當壑左而伏、結為東窪之鑰、二凹處、正其環窩處、前躡一峰、當窩中、其脈復北、自東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在盤中、其前又起二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

其脉即自中躡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又起一阜于中、  
與雙乳又成鼎足、前裂為中峰近案、即南與中案並峙、稍度而  
東、又起一阜、即北與東窪之鑰對矣、故兩乳之前、左右俱有窪  
中四、中峰之后、左右亦有峽中局、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  
然可尋、其二峰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一線  
前度、其東為筆峰龍從、南為宝峰龍光者、皆是脉也、宝藏北直  
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无重累、與其徒徑空、覓山  
至此、遂龕坐窪處者二年、州人皆為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為結  
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从戎為選鋒、復重慶、援

遼援黔、后為叅府旗牌、薙髮于甘露寺、从師覓山、師獨坐空山、  
徑空、募化山下、為燃一指、開瓶此山、俱吳人也、是晚宿龕中、有  
一行脚僧、亦由為僧薙地者、乃予鄉張徑橋人、蕭姓、號无念、見  
名曰道明  
之、如見故人焉、

二十二日、晨起、宿霧净盡、窺身藏以點餉予、同余周歷峰前、凭臨  
而為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隴川后之界也、近嵌麓西為鬼  
甸、其外有重峰西擁、則右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為筆  
峰、其外有高崩東穹、則高黎貢后聳之脉也、惟北向、則本山后  
屏焉、然昨已登崩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為龍川所合、西北之業

處為尖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  
飯而別、宝藏命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  
之臂、即東北下、三里、有路循嶺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  
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之、又東下、一里、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  
嶺去、此即州中趨冠子坪道、蓋冠子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  
自北望之、不見雙峰如鞍、祇覺層起如冠、踰脊西下、有龍潭西  
湧、乃鬼甸上流、經鷲籠而南下也、予交其路、東北下、行莽棘中、  
一里、北下、傍西小峽、有小徑、入右峽中、有叢竹深篠、東折、又逾  
峽、一里、乃北行環崗上、崗之西、大山有峽中盤、崗之東、始隨坡

東下、二里、抵麓、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从西山北行、有路西入  
之、交其路而北、一里、下、有小水从西塢出、為王家塢、又北一里、  
與南來大路合、又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路出其中、有岐、予循西  
山西北下、度小峽、西轉、其南谷為灣腰村、其北塢為左所屯、而  
路从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小水北流、西二里、為馬站、其西田廬環  
坡、从田中西北一里、抵北山下、二里、逾其嶺、有墟場、為馬站街  
房、其北山坡襍沓、石齒高下、東崗與西山夾溪北注、三里、有山  
橫于前、西隨之、北透其嶺、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从西山  
透南峽來、繞壑北去、盤壑而西北、一里、循溪東岸行、半里、為丘

坡有二三家依西山下，又有岐西入之，為古勇道，乃北行田塍中，二里，屢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為順江村，多環石為垣，又二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為順江，有木梁跨其上，度之，又北上坡，半里，又北下，過乾海子，上坡，有處茅在坡北，為順江街子，又西北行坡中，三里，北向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二里，為雞茨坪，踰坪北下，三里，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梁跨之，是為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為東江，既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于新街。

二十三日，命主人取園笋為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中有香，有香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椰子，劉家飛松者，一名狐寔，又氣，佐梧寔，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即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飛松，又北二里，橫崗后，亘陟崗而北，二里，崗左漸突而成峰，崗右嵌而為坑，路踰坑傍峰而上，于是坑二旁皆峰，又成一峽，循峽西峰二里，陟其北，岫挾西峰之北，而西下，路右有栗樹，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壑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于是出固棟西山之西北矣，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又西下，隨



江北岬西二里、有村倚崗頭、為烏索、一里、有木梁架江上、橋東有竹有芦、从其側、轉而西南、則固棟西山、與尖峰后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也、西三里、有村連竹甚盛、以村南西轉、行崗坂二里、西下、涉一坑、西南一里、連過二村、西下、又涉一坑、及山麓、西向上、一里、有小水注坡坂中、乃循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下、涉一峡底、于是巨木叅霄、偉藤蒙鳩、遂極幽峭之勢、盤峡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峡底、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陟峡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三里、陟崗脊、二崖皆墜深涵碧、忽聞水聲、潺湲、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夾六尺、而當其中、有鋪木以度者、蓋脊二旁皆土、而中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下、又歷一南墜之峡、一里、乃西北上、甚峻、一里、轉西南盤而北、曲折上、稍夷、循峰崖而轉其腰、北一里、抵其峰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皆懸崖削磴、聞猿嘯千百、唱和其中、而人不至也、崖頭就豎石鑿級為梯、極如太華之蒼龍脊、二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濶一尺、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見層累不盡、而亦不可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至其頂、東西長五丈、南北濶二丈、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

五丈、南北濶二丈、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

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前臨峰之尖、南北夾閣、  
為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  
祠山神、下臨南峽、而中故為齋堂、皆川僧法界所構、予愛其幽  
峻、遂止東側樓、

二十四日、晨起四山俱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則平白氤氳、如  
鋪絮、又如瀟波、无分遠近、皆如浮翠无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  
又有坡澗村、騰之吳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為嵐  
翠掩映、元能拈出、独此時層々觀白、一片内、一片外、搜根剔奧、  
雖掩其下、愈疏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

因與懸南岬而下、有岬前臨絕壑、后倚峭壁、中列橫罅、下平上  
覆、名曰仙床、俯層峭之下、晚覆累々、元可扳循、僧指其下有  
仙洞、須从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岬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  
洞乃大石疊級所成、亂岬顛磴、欲墜未墜、迸處為罅、覆處為洞、  
穿處為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欠寬平、外支幽險、若疊級架  
板、亦可幽棲處也、洞門東向腋中者為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  
而下、南出峽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岬、有二木毳、倒懸其前、仰  
睇之、其上垂簾、自岬端懸空下、一丈即結為癭、之端綴旁芽  
細枝、上迎雨露、茸茁天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圓綴枝間、

而无名、或曰寄生、或曰木胆、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如胆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誣也、予拔取之、其前有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中、緣柯而上、以竹為筴、可鉤藤而取之、乃識而行、隨尊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嵌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崗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如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凭臨為勝、此峰前二概也、由峰後、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西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道、是午返寺、同碩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以前法升木取瘿、久而得

之一、瘿圓如葫蘆、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瘿環如巨玦、二端圓奏而中空、藤懸于上、枝發于下、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予不可兼收、后行時、止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余苗二詩于山、負木胆于肩、从東大道下梯級、一里、東度過凹、遂東南循前峰之腰、一里、東度脊頂、曲折峻下二里、涉一南盤峽、又東北上、凌脊、東行脊中、左右夾壑甚深、重木翳之一里、度脊中鋪木、脊二旁甚扶而中空墜、故以木填而度之、又東南半里、渡東北盤壑下、至巨石之左、乃涉南下之溪、東、又逾一崗、一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向上、出箐、東北行、至下院分

歧之路，仍从向來之小路，一里，至浴流之所，又一里，過塢而得一村，仍東北三里，過烏索橋，从橋西逾崗而北，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崗自東山直對西峰而下，驅江流激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又逾崗北下，北塢乃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鬱然而起，即熱水塘也，抵塘上，乃令碩僕守囊于塘側，北一里，土坡，觀其街子已散，侍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乃又南一里，廻覓之，有閩人洪姓者，為導入同寓，予乃出就塘畔招碩僕入，以木胆寄李公家菜園中，遂仍西北上坡，為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又北二里，踰一坡，過後所屯，折

而从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又與江遇，行江東岸一里，折而東北，抵東山腋下，山峰叢立處，有二三家倚東坡而栖，為松山，从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踰坡脊，正西與巔塘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界脊下，从脊中二里，乃西北下，有石屏西向立峰頭，為土主碑，从石西隨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閩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从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魚，交易鹽布，中國亦間有出者，以多為所掠，不甚往也，乃北下坡，一道从塢中溯江東岸行，為度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為托宿之所，乃下一里，渡東來小澗，又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

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子乃還待于門，久之乃歸，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灘，東北高峰，南下之支，東乃雅烏，直北崇亘之嶺，中夾成塢，江流貫其中，南則土主碑之橫崗，自東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幸廠，而自成函，蓋于中，蓋滇灘土巡檢，昔為某姓，已絕，今為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儼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凌晨起飯，西下行田中，抵江岬，溯江北行，有木梁跨江而西，度之，渡溯江西岬北一里，北上坡，折而東，盤其東突之

嘴，折而北，从坡上行，西循峰腰，東瞰江流，搗底至此，遂東而為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巖上擁，峽中之水，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索，而為固棟西江也，東西二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為滇灘東北峰，而下為土瓜山，東下穹為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北為明光，南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雜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乃下，有小澗自西而東，涉之北上，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大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乃見姊妹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烟氤氳，廠廬在焉，五里至廠，皆茅舍。

有大爐小爐其礦為紫色巨塊妙長砂之狀乃出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一里抵西南坡下江激波于南路稍東逾東峽來小澗西注于江即前沙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滇灘南來東注于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又東南上坡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越崗而下過松山及諸所十九里入熱水塘李老家觀熱水所洩其出甚吳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而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

有从石窩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其北倚東坡之下有一二處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窩其前作圓池焉

二十七日飯而行取木胆負于肩由東南下峽一里由其南上坡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其下水流涼隨坑東向上从坑墜處南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村倚東峰下路當其西南一里有歧一南行坡上一東向村中予乃循東峰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轉而東莽行坡坂中得南來大路从之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上坡平上行峰頭折而南一里即南雅烏之脊也从其上可南眺龍嵒山而北來之嶺从其北下墜為岫

復起北坡、東隨塢脊平行、一里、乃東北下、抵岫東、則有路西自  
岫中來者、乃熱水塘正道、當以墜坑東村之岐上、今誤迂而南  
也、乃東下、其下盤而為坪、當北山之東、山界大開、中无阡陌、第  
豐草芘芘、東北一峰東突、截窠前標、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  
北而属于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熱水塘之東、  
而南度雅烏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見二三家倚南坡而庐、  
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又北一里、逾一東突之  
坡、登其岫中、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即截窠后西  
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水、从峽東出、有小路、木梁渡

其上、過而東、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壑、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  
峽、蓋此地北山東突而截窠、南山自石洞廠南、盤旋西轉、高聳  
為江東山北嶺、與此對矣、截江西下、中拓為塢、曲折其中、路从  
其北東行、二里、有岐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之道、  
有路東北、挾截窠之峰、東轉、乃北趨南香甸道、于是東北二里、  
轉截窠峰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南、東西分二界、夾之、西山  
多東突之尖、東山有亘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東北  
嶂、矗峙當夾、惟東南一峽、窮窈而入、為楊橋石洞之徑、西南一  
塢、宛轉而注、為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予望北截窠之峰、已覺其

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亘其之崖、層聳疊上、既東轉北向、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舍之而不可去、予竟仰扳其上、一里、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門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而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后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一丈即止、无他奇也、出洞、循北崖西上、从峡上踏、二里、踰坡之西、仰見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門東向、益竭蹶从之、一里、入洞、之前有巨石當門、之分為二、先从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后東轉、其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為室、亦一丈而止、不深入也、从其東者出、返眺巨石之上、

與洞頂之覆者、尚餘一丈、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時攬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一里、其下俱懸崖、无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獲足向前、以二手反而后、搗草根、畧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及其麓、即循西山北、三里、而西山中、繇有村依西山、塢中、半里、遠村之前而北、遂與江遇、蓋江之西曲處也、其村西山后抱、東江前揖、而南北二尖峰、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从后出、傍村就水、皆環膝為田、是名喇哈寨、溯江而北、一里、度小溪東注之橋、又北上坡、東北循北尖峰之東麓、仰見尖峰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大、上



及峰頂、如詹覆飛空、乳垂于外、楹橫于內、其下甚削、如无陟境、蓋其路從北坡橫陟也、予時亦以負荷未釋、乃先趨廠、北一里、渡一西來小澗、乃村廬叢接于江之西岬、而礦爐滿布之、為南香、乃投寓于李老家、从村西湖西來之溪、涉其南、以焚夷廬后南、踞坡、迤運南上、遂造洞下、洞內架廬三層、皆五楹、額其上曰雲岩寺、从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折升上層、其中神像襍出、然其前甚廠、石乳自洞詹下垂于外、長條短縷、繽紛飄颻、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又極而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之上、有龕西、又因勢、其上架

一閣、又从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洞頂氤氳、洞前飄洒之形、收覽殆盡、臺之北、又造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予从来憐洞置、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无碍、而更幽靈通、不知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洞之南、又有一門駢啓、其上有乳垂、其內高廣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黃、如新鑿者、拔其上級、透小穴西入、二丈后、曲而南、其中乃黑、有水中貯、上有滴瀝、下无旁泄竄、亦神瀆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為水隔而黑、不又涉而窮之、乃下、从北岩下循舊路、返寓、

二十八日、平明飯而行、从村東度江橋、東西橫架于東江之  
上、覆亭數楹、由橋東、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有峽自東山出、  
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即東山至此南盡、南即東嶺之轉西、  
矗于南香甸南、為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大深、有泉西出而注  
于東江、即昨所以截葉山前分歧渡江而東入之峽也、峽徑雖  
深、而二崖逼仄、循北山東行、二里、望見峽內亂峰參差、扼流躍  
穎、趨之、至其下、見北崖中突、夾峙如門、路乃東上、北轉入門、  
左之崖、石脚直挿澗底、路雜外縈、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東  
踞右崖之后、一里、逾亂峰之上、蓋石峰三四、逐隊分行、與流相

鑿、獨存其骨耳、循北峰攬澗南亂峰、東一里、路北轉、蹈北峰之  
隙、北下、則峰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于北峯東  
突之下、同穿亂峰之隙、而西所云北峰者、从大厰分支西南下、  
即南香東突之峯、予今所行路、其循南垂向東者也、其東南垂、  
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者、曰朝陽洞、是山之  
東南、有礦、臨東是峽者、曰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于南  
香、則知南香乃眾礦所聚也、从峽北望、其內山迴壑開、有厰亦  
爐烟勃、為石洞厰、所云石洞者、大厰之環、至是外環、西下者、  
自南向東界而南、至陽橋、下从峽中、東度一峰、突為虎砂而包

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穹為江東山北境、繞為龍江而包其外、二里、路東有峰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峯、至是東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分歧為二、東北溯石洞水逾嶺、嶺者、為橋頭路、東南溯東嶺北下之水、逾嶺者、為界頭路、于是東南上坡、三里、陟嶺巔、即所云楊橋嶺、逾嶺南下、又陟而上、以嶺上南行、就其東南坡而下、越東南之壑、又上、越其南坡、又下、有峽、有下東大峽、一里、行莽陟坡而東北、二里、遇西來道、偕之東陟、一里、則龍川東江之源、滔、南逝、繫藤為橋于上、以渡、橋

濶十丈、从橋東遵滕上、有村、戶夾路、又東上坡、行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西下者、行其上、抵東山下、為界頭村、村依東山而北、夾戶成街、由界頭、从雪山西麓南行、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中、南二里、過磨石河、越一山、踰一西突之岫、過一木橋、又南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大山南環而峙于門、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遂循其東岬而南、有村依江岸、乃傍村南一里、宿瓦甸、二十九日、飯而平明、臨江東岸二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

浮波水面儼然一龍壘以水出也南二里過上庄有山西突中  
夾塢成田村倚突峰之東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塢中踰脊而  
西南一里又與江遇而二崖成峽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  
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西一里又上一北突小崗有竹環坡結  
廬其中者為苦竹崗過而南下又越塢南上從坡上南二里江  
從西峯之嘴曲而東南始艤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一里披  
尾東掉路亦從而東南踰之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  
更南上逾其東下之脊南行脊中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  
中有小水塢坑東出乃下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家依峽北為

曲石而峽之西其內開而成塢村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  
于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中有村當路左亦曲石之村廬也  
南三里隨坡西轉一里又南下一里及塢底有梁跨江亦鑿鉄  
交絡而覆亭于上者為曲石橋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  
里又南向陟巔登巔頭有三四家當巔而居是為酒店循巔東  
南向下西轉又南行坡上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過陳揮使庄  
又南從峽中行有隴環前峽折而自西來有岐南躡其隴予乃  
隨衆從峽中西行漸西上半里折而南上南登隴脊始逾東度  
之脉下二里望見澄波匯山麓予以為即上千巖清海子矣又

下二里有村，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疎，層巒環其後，澄潭映其  
前，路轉東北隅，有小水自峽中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  
少憩，以所負木胆浸注峽泉中，南二里，越一澗，有村，連竹甚深，  
為中干峩村，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廬交映，更遙，為下干  
峩村，至是東坡之下，開為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村南稍西，  
轉南向，隨坡上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  
既而南二里，有一二家依坡灣而居，與下干峩南北遙對，從此  
東向，隨坡上一里，乃踞坡之東嘴，以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  
崖甚大，數十家依其麓，竹樹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窺也。南一

里，稍西轉而南，見一大溪東向而橫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  
崖峻，无路，下墜，沿端，崖南一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令頽僕  
守木胆于路隅，予策杖墜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水中，至頽  
奴候處，取木胆，負而行，一里，下坡，有數家當坡而居，指予東向  
踰梁，東西跨干峩下流之溪，志所云馬場河也。踰梁東，南  
踰田塍中，三里，抵東山下，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為迎  
鳳橋，過橋，直趨而南，逾一梁，下水，如綫，將絕，則黃坡泉之向  
北而西轉者，又南再逾一梁，下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向北  
而西轉者，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出南門，城中无市肆，不

如南關外之喧填也。下午抵寓。下脫

西南遊日記二十二

雲南

已卯五月初一日晨起。主人言自往尖小山後。恭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余不知其因。已而吳公令把總持名帖道意。余出觀街。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末。為山麓。是日因往晤。子。早斷屠積雨。移街于城中。早即移街。諸鄉村皆然。因往晤。提余提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茶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欺禮頗至。是日其子將反。破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與四川松潘人為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遠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為貴州都閫。與陳學憲平人。奇。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鳳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哀山。師法界。來顧州。序。李虎。變。荒。

如南關外之喧填也。下午抵寓。下晚。

西南遊日記二十二

雲南

已卯五月初一日晨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小山後。恭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余不知其因。已而吳公令把總持名帖道意。余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早斷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早即移街。諸鄉村皆然。因往晤潘提余。提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恭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反。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川松潘人。為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遠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為貴州都閫。與陳學憲平人奇士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鷹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嵐山即尖山師法界來。顧州庠彥李虎變昆

來顧綺羅

初三日，參府來候宴，已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參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參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殺也。臘味中始食竹籠午，別出醉后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出，一見喜甚，留予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參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村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夾湊間，蓋

羅漢冲之水流經大洞，二水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為二流，北為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為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麓，乃南搗兩山夾間，是村縮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初五日，晨食后，即从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踰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峽中，北向峙，即天應寺也。其后即羅生土峰，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崗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崗東盡處竹木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員阜，立平疇中，是為團山，與此崗斷而復續，崗東村廬連絡，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廬具臘肉火酒獻



是日正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交連。遂入而哺之。既午。復東向循南山下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為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為羅漢沖。溪南北皆有村。夾峙。峽口由南村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踰嶺。趨猛連者。从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吐間水。滙其旁。淺不成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為入景之一。即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踰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即導余从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村。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从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尚遠。遂強余還。

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初六日。晨飯。令顧僕携卧具。為楊廣哨之游。先是李君為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滂呂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峰巒可觀。余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玳瑁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从水應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其絕頂。北瞰。即應天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龍從山與之對峙。焉。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峰頡頏。自掩而南。眺則濃霧瀾淪。若以山脊為界。咫尺不可見。于是南从嶺上。盤峽俱行。盪氣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

焉。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懼其沾濕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歧隨脊而西南。一歧墜坡而東，向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村，倚東坡下，披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為清水。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歧分向而東，此已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北東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墜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峰，及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為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霧漫不辨。踰險東下，一里餘，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

人居。塍中種禾已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絲，以杖拄畦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還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其勢甚拓，其墜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兩悍而平墜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坳中獨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為崩崖所墜，復歧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偕之東北，瞰崩崖下，隨東向成坑，箐木深翳。又東半里，再陟東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里，余以為將

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即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歧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遍索不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湲、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濼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濼沙之上、虎跡甚明、累、如初、即隨之、又東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予意將越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

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為從大道、即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踰脊西馳、二里、見西峰頂有峰、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歧、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以、姑解所攜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者中行、于是又東南三里、遂陞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下有數龕、乃下坡深坑、扳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十五閱月、乃復遇之、西隴、其中數

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見高黎貢南亘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下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即與高黎貢迤夾者，意龍江。从此去西，塢甚豁，遠見重山外，亘巨壑，中盤意，即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村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析微奧，即徵其地名，橐云為鳳田，總府庄南，至羅卜思庄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元碓壠也。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卧。

初七日陰雨，飯后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

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磺塘在西北，山之脊。昨已踰而來，西山之脊，尚未之涉，不若舍馬鹿而踰西脊，以趨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硫磺塘為正道，遂从之。土人指余以后村西北向大行山，余悞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峽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坡上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从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壅於前，雖小而頗深，籐箐叢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岐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湮，其南崩崖

下崦即下流之所从出而莫能踰焉復出从岐口南涉其澗之坡也其上皆磴崖而仍非通道踞之行一里上西頂高雲黑莫知所从下山乃轉南行莽棘中濕茅壅箐躑躅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从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擺圖即从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珥坡一里有茅當峽坪間是為擺圖寨後更珥峻而北半里登崗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

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有村廬倚南坡是為楊廣哨从此西北下峽凌一里餘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从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餘而躋其脊余以為即从此緣脊上北大峯矣孰意猶中界之支也半半越脊又即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从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舍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石繼珥龍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里躋峰頭由峯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當其東

邊言  
西分峽處有村廬倚其中。是為陳播箕哨。从哨北即西北下  
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廬當坡。是為竹家寨。由寨東向  
北行。寨后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為二。循北峯直去為  
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為硫磺塘道。余舍大道。从  
橫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  
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即矣羅  
村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峽岬南踞。是為半  
箇山。按一統志有羅苴冲。琉璃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又  
兩出之。豈羅苴冲即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

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  
居焉。是為硫磺塘村。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  
人指在南峽中。乃从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山西南行。時風  
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  
南道。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其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  
勃發。如濃烟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烟勢獨  
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渾  
白。从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  
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甚大。持傘觀其

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从南下環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峽小溪，从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氣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見烟勢更甚，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罅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从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勢若探湯，或躍時風从中捲，水輒旁射人于數尺外，飛沫猶燥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為水所射，不能近，其銀罅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

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烟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于下者，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圓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熱以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釀磺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臨西嶺，知此為半箇山道，遂凌雨踰崖，其崖皆堆雲駢，巒嶺岬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从其上行，熱氣以

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考云半箇之稱豈以此  
耳崖半里。从南循嶺西上一里漸隨峽轉南則其峽自南嶺  
頭墜中有水懸而為瀑作兩疊北下即映水之上流也。又上  
半里遂西踰瀑布之上復从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  
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岫去小徑即別西上峯頂漸  
轉北行。蓋此即半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為岫入城之路當在  
其東北不應西去。遂从小道捨大道西上半里隨峰東向北  
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村廬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  
火沸湯滷飯而食之。即半箇山村也。昔置鎮奪關於路次此

為屯哨今闕廢而村存云由東下坡隨峽東行里餘與南來  
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於是水尾西溪即从此峽南下砥  
礪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  
一里而矣羅村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入州大路東里  
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於馬鹿道中不過甫返竟竹廳  
相待

初八日大雨不成行坐李君齊頭作田署州期政四謠應李  
君命也

初九日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雨不止既午稍霽遂同李君聯騎由村西半里橫陟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為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為金銀堆即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尚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為尚書營陟坪北半里有路橫沿來鳳峰南西越金銀堆出芭蕉關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還官店晚復雨十一日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濘甚燕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為予買物亦不答

十二日雨生店中李生以期政回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十三日雨時作時止泥濘尤甚李生來同往蕪玄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為吳叅府幕客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十四日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掇余以倪院承差索碧玉寶石窳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遺余翠生石二蕪荅葵茶以方環叅戎惠贐更索其八関并三宣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雨中并在寓中也

十九日晨雨少止，覓担夫，既而雨復作，上午乃止而行，由東街始，淨甚而已，漸燥二里，居廬乃盡，下坡行，膝中半里，連越二小橋，皆自東南來，即羅漢冲所出，分之水也。又二里餘，為雷打田，有教家，東向，从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里餘，抵東坡，下，停担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坳中，北去尚有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担夫與顧行，待於其家，余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倚山西向前，二栢甚巨，又南二里路，歧為二：一南循山麓，為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為趨溫泉道，乃

从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即黃之發源處也。于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覓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芴茅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漸高，心知其悞，有負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芴菜塘者，溫泉在南，尚隔一岸，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芴塞之峽，指予南去，余从之，橫踏峽中，既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以足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从其東又南，半里，踰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濼之，即大洞村之後峽也，有大道从

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从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  
芹菜塘道。从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  
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則就石為池。而泉滙焉。其  
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閉溪流也。崖石疊覆如累。其下凄環  
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后倒覆之石。兩片下垂而  
中劃。如所謂試劍石。水从片峽中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  
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熱。正可着体。但其上以一亭覆之。不免  
風雨之慮耳。時池上有婦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  
遍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

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歧處。又西北  
四里。至矣。比坡之麓。但担大行。以晚時。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而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嶺  
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  
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  
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  
里。踰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从之。半里乃東陟坡。  
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从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  
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也。一統至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

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坳為赤土鋪  
東又上半里遂從巖脊東南行一里有歧南去為猛柳道余  
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止于橄欖坡時纔午雨時止時  
下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岸過  
巡檢司即下度橋西岸峻若堵墻乃循岸北向疊級始達橋  
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  
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无已一  
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筵鋪又上七里餘飯于小歇場又上五

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  
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于是  
行雨浪中三里踰最高之巖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坳皆從密  
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巖頭皆以劈藤竹為業時  
衣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  
當關之東就火炙衣貫燒酒飲四五盃乃行天色大霽路磴  
俱燥乃知關名分水寔分陰晴也于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  
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蒲蒲哨又平行巖上東十五里宿于磨  
盤石之盧姓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  
**澗**是嶺百步滿峭分支東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  
峽之上行至北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  
共一里餘過八灣八灣有數家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為甚無  
敢置足者于是東向平行坡澗十二里抵江則忽流奔騰勢  
倍于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之洶湧觀渡者之紛  
紜不壘上觀也候久之又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  
坡東行五里踰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為善口于是渡澗  
之峽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即來時所見盤蛇谷碑

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  
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  
貢峯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又踰南來之峽溯東來之  
流上二里有橋跨澗西度從間西溯箐上又一里為打板箐  
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  
自此而南即從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夫蒲縹之水北  
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而延躄數息樹邊  
不復問行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于落馬廠時纔下午  
以熱甚担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平明从落馬廠東行三里踰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餘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哨始南下二里餘望有溫泉在東山下乃从岐東南下二里餘轉而北涉北流之澗又半里東从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為蒲縹下流之峯也浴久之从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村飯蒲縹人乃永昌九畝中之二種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走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峯頭又平行巔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時風雨大至而担夫尚后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

上坡逾坡一重轉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踰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从此平墜度為峽一崗西迤乃復起為崖度為蒲縹后山北去而夾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板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崗頭乃北下一里止于冷水鋪筭時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歇榻旁有卧而呻吟者乃前途為劫盜所傷還卧于此被劫之處去此總六里日總過午盜即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雨復達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筭上

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岫即昨被劫之  
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  
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岫窪中乃東轉上一里過  
岫子舖覓火把為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崗頭窪地遂轉  
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匯水之崖石上揀而水蓄  
崖底四面俱峻水无从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  
餘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門担夫摘洞口黑果表啖此直覆  
盆子也其色紅熟則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  
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火至燃炬入洞始向

北即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即轉北向其下已平  
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大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  
聲鏗然其處蓋不特此懸石有聲即洞底頓足輒成應响  
乃其亦空也又丈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油成白者以火燭  
之以手摩之石不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  
而紋愈皎出謂之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  
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腋西透隙入復小如  
門五丈有圓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累之  
者从其下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

洞分兩岐，一南上環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為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底平不污，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一岐，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从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其門甚隘，而中亦狹而深，有氣撲人，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竇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東向，稍入亦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

不能進也。由此東折而北，里餘抵卧獅窩村，飯于村婦家。北三里過一村，即上東堤，是為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為沁河橋，其橋五鞏，名衆安橋。越橋東，从即峽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坟，為正統間指揮使胡琛墓，有穹碑，為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名誌者。則王翰時撰之，及與吾家梧膝之壠，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頽蕪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微薄海，萬同里風，至荆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依九隆正脈，故胡氏世賞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遂易更循



山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于是循崗盤壠甃石引槽分九龍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堤而北遇有峽東出處則甃石架空渡水人與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潤也自是竹樹扶疎菜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滙其下是為九龍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迎嵐掬翠灑激生輝有生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担夫急于稅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憇會真樓而崔君亦至遂與同入市魚烹于酒家與崔共酌暮返

樓夜大雨

二十五日曉霽崔君來候余食同入市買琥珀綠虫又有顧生者崔之友也專往碾玉家欲碾翠生石印池孟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崔顧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界之二印池一杯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踰于買價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強就之時囊中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界顧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肴酌于北樓抵晚乃散二十七日坐會真樓作紀

二十八日花工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閃知愿將取其所由翰札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雞足安仁師與邱生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晨食后往拜潘即造閃知愿猶不出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素來其素行不凡且賈有麗江雲邁全集來并求叔覽閃公領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九龍泉

六月初一日憩會真樓

初二日出東門溪之自龍泉門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出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為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遶村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地中窪而沮洳又里餘越崗而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岐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倚層崖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即哀牢山也飯于寺由寺后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峰頭南北起兩角

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而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為玉泉按玉泉在下山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碩溷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惡哀牢舊名易為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為西來大路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為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過一坳中亦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名復東過坳又从巔上二

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之底頗見田形于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崗又里餘踰坳東南行見其東南北峽中乾無水峽東其山亦南北亘有一二家倚之是為清水溝中水不成流以从峽底東度脉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崗始望見南窪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即筆架山之北峯也前从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峯双巖如馬鞍者即此峯也其峯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此而盡結為此山南北橫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臨之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从崗上東盤北峯

三里降而下窪始有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見東山漸豁山崗向東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東北分趨瓦渡又一岐西南下坑中始聞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為沈家庄其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雨適來初三日雨濛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上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崗脊三里其崗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其中小水唧唧乃穿

壑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麓合北來沈庄水同東而逸于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踰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以其西南瀕筆架山之北崗亦隨之東折一里餘踰一小崗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又涉壑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東岐之脊東南下又時為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為虎砂即來道所再踰者自東而南者為龍砂即庄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即向東之塢水流橫其前其庄即在龍砂之東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泥

啣、南注外堂東下之水、从墓又東半里、踰小水、抵閃庄、房當村、庖之西、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遂从村東、問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踰崗脊而北、二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嵌其底、而四面皆高、週迴大百畝、而水無从出、从窪上循其北而東、上坡、又里餘、而得探攏寨、數十家、分踞山頭、其巔亦从北而亘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為閃左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為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左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

中探攏、終無解語者、遂从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无水、而聞水聲甚沸、乃下見有水、西自窟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遵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則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双駢、而底甚平、中无滴水、如扶輦而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踞嶺而上、余意在窮崖、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若鴻濛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

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坡第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綠  
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歎數丈東崖突聳之  
下有洞呀然西向而關於坑底路亦从西崖陡下坑中遂伏  
莽而入洞門高數丈濶止丈餘水痕尚濕乃自外入洞中  
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无流入洞二丈中忽闇然下  
墜其深不測余以石塊擲之久而楚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  
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洞不盡水也  
出涸南眺其坑亦南夫不知窮極然或高或底窪亦无有平  
隼乃从舊路北平半里復从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

徑二里西抵聞水聲處其坡在閃暮正東二里踰橫峽而南  
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大道自山窠走天  
生橋出枯何順寧即从此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向不知所  
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  
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从  
西來搗空投隙而赴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也下者也其水即  
沈家庄西北嶺岫諸水環閃墓閃庄之前又東盤嶺嘴始北  
曲而東入於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謂近者余求  
之不得不意過而過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崗又西下一里

仍南渡其水曲、復西踰坡、一里、再至閃庄、余令領奴瀹水殮飯、既畢、其守者一人歸、詢所謂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西遇者、為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為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踰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三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橋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南嶺大東入、再執途人問之、始知即前平底峽中東之上坡、為天生橋、踰之、即為橋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老人頗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

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予不能指、若落水寨而后迴、則迂折多矣、遂引余、从寨之后、東踰嶺、莽蒼无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此嶺東麓、即攜入峽、東即屏山下陷之南岸、與所踰之嶺、夾成地、下水从南入峽、懸湍數丈、匯為潭、東崖忽逆而為門、高十餘丈、濶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東攜而入、其勢甚沸、余从西岬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汨、而進、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狀也、从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崖中水雞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即早峽南、或高或窪、南出之峽、由此亦

可北趨峽底西向旱洞固知兩洞南北各時而同在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元不通故前投石有聲水而上以橋名也从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尚早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去猶不得道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从之沿坡陟塢八里抵西坡下有猓獠寨數家遂西上坡層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為壑而南臨下嵌之澗有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峯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

峯頭二里余以為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為坑與筆架尚隔一塢乃不涉其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為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倚南崖而居是為山窠當以投宿而路以樹底行不辨居址板樹叢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轉既抵西復无還岐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不涉一澗復西北上一坡二里餘越坡復下西涉澗共三里又上踰一坡西向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度一溪橋又西北从岐踰坡竟失路躑躅二里得一寨于坡澗是為小寨即居人停行李于其側與牛圈隣



出囊中少米為粥以食而臥

初四日其家揀秧忙甚竟不為炊余知之即空腹行以為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隨坡西向平下五里越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巽之崗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以坡西南環坡脚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入落水寨者也于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捨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行

川間屢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入南門始索麵饅于市而飽食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兩日總會真樓

初七日閃知愿來顧

初八日知愿餽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閃太史招遊馬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即方忠愍公祠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于其中

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像露坐焉。出祠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即峽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環夾而來，有小水，从峽底東出，僅如線，而園中則陂池層匯。北一池，其地更高，水从其底，泛珠上溢，其地淺，而水獨澄映，有光。从此遂潺，馮外池，外池中滿芰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園中諸榭，俱頽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陂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崗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較九龍池愈高，而陂池罨映，泉源沸漾，更奇也。益后峽

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涵不舍者，即后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憲相待，先同觀后池，溢泉遂飯于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洗盞更酌，抵暮乃散。是日聞黃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太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幕，項水心以受書帕，亦降幕，劉同升陳之遴亦以上疏降幕。翰苑中正一人空，東省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日，其省中諸寮，无不更易者，雖未見的報，而顏同蘭之被難者可知矣。

初十日馬元中劉北有相繼來拜皆不過余往玉工家故也  
 隨答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皆閃太翁之婿前于知原  
 席相會而未及拜禹錫原籍蕪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移  
 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北閃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  
 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云  
 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閃太史以召對報來示  
 十一日禹錫招宴候馬元中併其內叔閃孩識孩心等同飲  
 約同遊卧佛  
 十二日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

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禹錫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獨行東循太保山麓  
 半里出仁壽門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疊而上與  
 龍泉同出城即有深澗从西山懸坑而下即太保山頂城後  
 度春所分之水也踰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東北行平川  
 中為紙房村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清葛堪通  
 乾海子者余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村又東一里餘出大  
 道始為拱北門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  
 北有庙踞崗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

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有巨廟倚  
西中村落倚之所謂紅廟村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  
出踰之而北是為即義村盧聯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村  
始盡綠村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即龍王塘之下流也湖流  
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澗緣坡  
下乃由卷門西入綠南坡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水聲甚  
沸其中深木叢箐掩蔽上下而路乃綠壑北轉不半里穿門  
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  
鳴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而墜

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坑回去其下懸墜甚  
深而藤蘿垂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于上峻上峽  
則隔於下盡叢枝懸空密蔓疊幘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  
而以及踰其上以棘蔓中扳西北崖而上蓋統志謂龍王岩  
斷崖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岩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  
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飯而仍出卷門遂北下度澗橋  
見橋北有峽綠澗西入而山頂雙岩正峙其西余遂從之始  
綠澗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岩之下路乃峻  
北岩之東逾岫而西北去余瞰支峰東北垂意臥佛當其西

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峯、下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嶺上、疑以為此卧佛路、當从山下、行不登山也、欵東下、其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隨路乃下、从之轉南、又二里前、隨東來之路下坡、二里从坡麓得一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也、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卧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坡為清水關、南抱為卧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環耳、入谷、即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龍池、而迴合更繁、池東有一亭、縮谷口、由池北沿池

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从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即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甍倚岩、門為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為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之上、壁洞與鞏連為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濶三丈、其上覆之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剝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剝、有石像曲肱卧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濶止三丈、北一丈、嵌為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

穴洞辟而容其足、其像昔乃天成者、自鎮守內官輩其前軒、  
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由西  
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覓炬未入時、鞞殿有携  
酒三四生、挾妓呼僧圍飲、其中予姑出殿、从北廡廂樓下覓  
睡處、且買米而炊、馬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  
其門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護法者、是夜卧  
寺中、月明而

十四日早飯、于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  
中高四五丈、濶二丈、深數丈、稍分峽、輒窮、仍出从門內南向

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于  
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  
須从南、不可从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从南向旁竇  
得一小穴、反東向上、其亦圓如甑、既上、其穴墜而起、亦圓如  
井、从井中扳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橈為梯、以升  
既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横于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  
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  
覩、即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以其東透層穴而上、  
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高山四丈、濶約

丈五、西入亦五丈、六稍分為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益一洞而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也、既出、仍从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鷄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踏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岐下坡、益西北上者、為清水關道、乃通北衝者、川中直北五里、為章板村、為雲龍州道、川東踞關坡而上、為天井鋪道、从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从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

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度橫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从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共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塘之水、東折于板橋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即沿小溪東、中半里、越溪上、橫東南行、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村、稍南、又東半里、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从溪東岸、又

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村倚之。从村南東向入，有水春  
踞崗上，崗之南，即有澗自木鼓山北峽來，遶崗南西去，有亭  
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即由北脊入峽，盤崗東下，遂溯溪  
岸東行一里，有小橋平跨溪上流，乃南溪度之，東上坡一里，  
至金鷄村，其村居廬連夾其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村東有  
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滙于街中為池，上  
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微二大樹，其艷前  
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食飯于市，而後浴于池，四旁石甃，  
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sup>溫泉</sup>之下，而有館有

門則同也。从村后東南循峽上嶺數里，有金鷄村，逾嶺東下  
通大寨瓦渡之路也。从村后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  
新建寶頂寺，余俱不及登。从村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  
隨溪西南行，滕中五里，西值大溪，東有村傍之，乃稍溯之  
北，度大橋，木而西行，滕中又四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  
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堂而樓上，空樓上止文  
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覓之，不得也。  
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  
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憇會直樓

十六日、憇會直樓、往晤、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往太保山麓、書館花木叢深、頗覺幽閒、坐久之、雨過、適、閃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即留館中、劉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許之以明日、雨止、劉以鑰匙付余、劉將赴秋闈、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閃知愿、候宴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在焉、夜廐深、乃別

十八日、遷館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書館也、其館外

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生館中、為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錄、且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揀木、球、腰、孔、閒、輒、活、莖、亦、吐、花、又、以、杜、鵑、魚、子、蘭、小、山、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携、食、贖、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余、荅、以、幽、栖、解、嘲、五、律、

十九日、抄書、館、閃、知、愿、贈、竹、紙、湖、筆、以、此、地、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孩、識、來、顧、

二十二日、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閃愈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絕糧、知劉北有將赴省關、欲設酌招余、乃作書告之窘狀、

二十五日、新添邱術士挾一劉姓者至、招遊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携酌不至、余返寓抄書、北隣花紅正熟、枝壓墻南、紅艷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下午、劉以素有四品饋、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饋、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俱抄書麓館、俱有雨、時作時止、無一日晴也、



Blank text area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